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五

平陽王朋壽編

機巧篇第二十五

葛由 蜀川人能刻木作羊走一二里騎羊上綏山王侯貴人皆謂仙人葛洪傳

王恭 亦能刻木作鳶飛與公輸班相類六國時人

解飛 能造旃車左轂致碓右轂致礧行十里磨麥一石舂米一石石虎鷩每出將此車隨從又造鳳陽門門成忽有一兜牽天人下見飛怒曰汝在天上犯罪何在此造門門畢還上天須臾因斫木斧脫傷額而死鳳陽乃謂天上有鳳陽門也出石虎鄴中記

馬鈞 字德衡扶風茂陵人也魏明帝時出意造指南車又作木人能緣牆跳梁令木人舞開閉門戶舂磨米麥與人无異明帝時官至侍中

田夫 刻木作小麥糶者无疑及磨乃知非麥漢時人

偃師 周穆王時人縛草作人以五綵衣之使舞王與美人觀之草人以手招美人上怒乃殺偃師

武侯 蜀諸葛武侯多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往云連弩謂之元戎以一弩十矢俱發木牛載多而行少宜大用不可少使日行二十里流馬每收受米二

斛三斗用以運 魯般 史記魯般魯人般名多巧思 子貢
糧自蜀之秦 撰雲梯以攻宋城遂克之
世說子貢過漢陰見丈人抱甕負水以灌園子貢謂之
曰不亦勞乎何不植木橫木其端使之前重後輕以汲之
水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也丈人曰 鹿皮翁 列仙傳鹿皮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不為也 翁淄川人少
為府小吏有才巧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
能至府皮翁白府尹請木工斧斤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
思養生數十日梯道四門成
上其巔作茅舍因止泉旁

贊曰 純朴既散 從生巧機 權移造化
工造玄微 水分晷刻 銅懸渾儀
養生耒耜 固國城池 洪纖應物
用捨因時 木偶嬉戲 卑哉偃師

辯捷篇第二十六

王孫滿 左傳楚子至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
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成王定鼎卜

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注王孫滿周大夫

蔡澤

秦紀燕人蔡澤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日蔡澤天傚魁顏所以來者欲代應侯相秦耳澤見應侯應侯曰子嘗宣言於人欲代吾相秦有說乎對日然應請聞其說澤日君何見之晚矣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方來者進君祿位貴矣私家之富皆極矣不退將危臣之代君不亦宜乎

陳登

魏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而怒登喻之日登見曹公言待將軍如養虎當館其肉不則噬人公日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擊去布乃屏

陸士龍

世說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因會張茂先生張公以其並有大才曰二賢相見何可作常語陸舉首日雲閒陸士龍荀答日日下荀鳴鶴陸曰既朋青雲覩白雖何不張爾弓挾爾矢張公曰荀何遲荀日本謂雲龍驟驟令乃山鹿野麋獸弱弩强是以發遲一坐撫掌

晏子

爲齊大夫景公使聘楚楚王知其辯提故辱之使人縛一人從殿前過王佯問之此何罪人左右答曰此齊人也令之犯盜王謂晏子曰齊國善盜耶晏子答曰臣聞江南種橋江北爲枳士地使然也此人在齊不爲盜來楚爲盜此土地使然也楚王慙而退

張重

字仲篤南郡人也漢明帝時舉孝廉送京師正月朝於德明殿明帝怪其矩小問日何郡小吏

重曰日南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重曰臣聞雁門
之郡不見壘雁爲門金城之郡不見壘金爲門雲中之
郡不見中天而居東海之郡不見宮室在於水中臣雞
居日南之郡是向南看日帝曰卿何小哉答曰昔子奇
十六爲河東太守甘羅十二爲秦相陛
下豈量骨料內哉帝善之後漢時人

崔珍

字秀圭清
荷人元方
爲冀州刺史舉秀才年時年九歲入其遐元方曰不道
卿是金枝玉葉但鄭年幼未合此舉珍曰昔項託八歲
爲孔子師今之自恨年已過矣元方曰君與崔杼近遠
珍曰如公與陳恆相似崔杼殺齊莊公陳恆殺齊簡公

諸葛恪

字元遜琅邪人也事吳太子太子聞恪曰卿在
家何以自嫉而肥悅恪曰臣聞德以潤身富以
潤屋臣修己而已非敢自嫉太子歲恪曰吾欲使卿食
馬蓑恪曰臣顒太子食雞卵太子問其故曰所出同一
道也

孔融

字文舉孔子七世孫也漢桓帝時穎川李膺爲
河南尹恃才倨微每令守門者非吾通家子孫
不得輒通融年十二乃造膺門告守門者曰我與李尹
通家子孫守門者告膺膺呼融問卿與吾有何通故融
對曰臣先孔子與公先代李老君同德比義則融與公
累代通家也膺大悅引坐謂融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
膺曰教鼎爲客之禮主人間食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教
君爲主之禮但置食不須間客膺乃憩歎曰吾將近老

死不見卿宮貴也融曰公未死
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
也是故知未死膺奇之時座中
了大不能佳融謂煒曰觀君小
融後仕至太中
大夫後漢人也

諸葛仲忍

垠邪
名仲
思孝事君思忠

劉道眞

沛國人
文王大悅蜀志船有一
日婦女何不諷機治杼而傍河
不跨馬揮鞭而傍河牽舫眞又
婦人著青衣攜二子行過眞曰
羊將雙于婦人曰兩豬共一槽
饗之於梧宮楚使日大哉梧宮
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圖使至何
飲馬於淄湎定樵於垠琊王太
間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
臣不如才悖至乃間楚使曰
昔楚平王无道枉誅伍員父兄
師伐楚昭王懼出奔楚國子
屍當時王植梧之隨年齊
相伐蓋辯捷之所由

邊韶

字孝
六國時人出說苑
臥弟

膺問之故答曰烏之將
善向來公所言未有善
有大夫陳煒曰小時了
時定當了了謂甚踧踖
人司馬文王曰之曰卿
思何所思答嘗臣在家
眞少時遭亂采兵人牽
婦人在河邊曰柴眞嘲
采薪婦人答對丈夫何
因田頭共人曰食有一
青

才悖

齊國人楚襄王
遣使聘于齊齊
乎齊王曰大海之魚必
怪焉使曰昔燕來攻齊
后乃逃于城陽之山敢
命陳先生對之先生日
使者欲知植梧之始乎
員奔吳吳用爲丞相與
胥掘平王之墓鞭平王
楚二國由此構怨舉兵
先陳留人爲博士常晝
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

便便懶讀書晝日眠詔乃應之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懶讀書思經事夢與周公通性寐與孔子同意卒爾而對後漢人也

郭準

字伯齊太原陽曲人魏皇初漢帝禪位太原遣使慶賀準於道遇疾稽留後至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扶風後至使被訴今普天慶賀而卿最遲何也準對曰臣聞堯舜爲政先教導化民以德夏后爲政衰始用刑今臣幸逢唐堯虞舜之世自知兗於扶風之訴文帝大悅拜準爲冀州刺史封射亭侯出魏志

伊籍

字機伯山陽高平人也蜀主劉備使籍聘于吳吳主孫權知籍才辯故遣逆折其詞籍始見權權卽曰卿事无道之君乃勞乎籍卽應聲而對曰臣始拜一起未爲勞也出蜀志

張裔

字君嗣蜀主劉備時爲益州太守郡人雍闓反縛裔送吳後遣鄧芝使吳因求裔還吳主謂裔曰蜀卓氏之女奔司馬相如貴士風俗何得貴乎裔對曰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有慚色出蜀志

秦宓

蜀志

秦宓字子整緜竹人孫權使張溫聘蜀因問宓曰天有頭乎曰有在何方曰在西方詩云乃脊西顧以此知之溫曰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若无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耳平曰有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又曰天處高而聽卑若无耳何以聽之曰天有姓乎曰有姓劉其子姓劉父子豈異姓乎溫大敬伏之

諸葛恪

字元遜琅邪人吳主孫權時爲郎中蜀遣費禕聘吳吳大會羣臣知禕至乃勅羣臣曰蜀使至卿等勿起乃引禕入臣等皆不起食咳如故吳主一人爲轂食禕翺曰鳳皇來翔麒驎吐哺驢騾无知復食如故恪乃應聲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是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勿使還鄉

恪父瑾

爲豫州刺史遣別臺安瑾乃謂別駕曰小兒頗解清談卿至臺可與共語別駕至張昭在座見恪因呼咄咄郎君恪答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矣別駕曰君明臣良未聞兵亂恪曰昔唐帝在上四凶在下別駕自四凶亦有丹朱之患昭無以應事出世說

荀爽

世說荀爽字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見前云云

吳主孫皓

字孫賓郎鍾之玄孫也晉伐孫皓皓降晉晉武帝封皓爲歸命侯從武帝大會羣臣時皓在座武帝閒皓曰朕聞吳八好作汝語卿試爲之皓應聲日因勸帝酒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作臣圖汝圖春座眾皆失色帝悔不及出語林

陳琳

字孔璋廣陵人也初事袁紹後河北與曹操爭強各欲輔漢帝使琳作檄檄操後紹敗琳乃歸操操謂琳曰卿往日爲袁紹作檄檄但直毀一身何乃上及祖父琳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善其捷釋之後漢人

由余

西戎人使於秦秦穆公以甘泉誇之問由余曰子國有此宮室乎由余答曰臣國宮殿土階三尺茆茨不翦寡

君猶以作之者勞居之者逸豈有此宮室乎

魏武曹操 起銅雀臺新成悉令諸子作此臺賦第二子東阿王曹植賦最善第三曹彪不解作賦操責之曰今富貴之際不學文章豈是人乎彪對曰大丈夫當執兵爲將滅賊以取功名何能區區爲博士平魏武賞之拜彪爲驃騎將軍事出魏志

謝安 東晉時爲太傅因集諸子弟講書俄而雪下太傅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猶子勖對曰散鹽空中乍可擬安女道蘊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出世說

桓玄 字信迺沛國龍亢人也晉時爲部公與荊州刺史殷仲堪語亦一人時遂相爲嘲玄曰火燎平原無遺燎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亦復危言玄曰矛頭淅米劍頭炊百歲老翁攀枯枝堪曰井上轆轤臥小兒晉末安帝時人事出語林

贊曰　子貢之辯　出乎聖門　轍環數國

口無擇言　傾僉邪佞　田愼儀秦

喪人之國　刀鋸其身　究觀其弊

本乎不仁　辟乎楊墨　孟軻之倫

隱逸篇第二十七

老子

史記老子見周之衰乃去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老子爲述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後莫知其所終

荷蓧丈人

論語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于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稚珪

齊春秋孔稚珪宇德瑋知止足隱居不仕宅南有山池春月多鳴蛙王晏鳴鼓吹候之羣蛙適鳴晏曰此蛙珠聒人德瑋曰我聽君鼓吹不及此蛙

孫登

字公和汲郡華人於郡北山土竄而居夏則編草爲衰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阮籍詣之聞嘯聲響振山谷謂稽康日火用光在於得薪而全其曜人用才以議其所保其年子今才多議寡難乎免於今之代矣

董京

宇威華不知何郡人至洛陽被髮而吟常宿自村中答孫楚詩云人以獨處爲族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之可食也

夏統

字仲鄉曾稽人宗黨勸之仕統曰屬太乎之時嘗與元凱許議出處遇濁代念以屈生閒話其泥若汙隆之問日嘗下闕

方術篇第二十八

王仲都

漢中人也漢元帝時好方術徵仲仲旣至帝問所能曰能忍寒熱耳於是仲都著單衣乘駁馬東游昆明池從者狐裘患寒不立仲獨無寒色帝留仲都至夏坐仲都於日中面前置火全不言熱事出王充論衡

寗封子

黃帝時爲洲圖遂得臾仙能出五色煙事具神仙傳

葛仙翁

名玄字公曾與眾客冬月坐時天寒公曰居貧无炭火今請與子致一火於是四顧肅呼須臾火滿屋眾人皆熱公又能叱餌爲蜂盤與眞蜂不殊收蜂入口還成白飾公後隱會稽比邪山憑几學仙數十年乃棄几乘雲而去化爲白鹿三足合都人多見後漢人

薊子薰

不知何許人漢末隱安帝駕入市投主人家停其驢忽死時夏月蛆從驢口出主人見之乃白薰薰曰无遂往驢邊舉杖驢走起後漢人

郭璞

字景純嘗欲得他人家美婢不得乃作數百鬼圍婢家主人大怖乃問璞璞曰汝家有婢爲災可於三十里外賤賣之鬼應去矣婢主依其言貨之璞貿得之鬼怪遂滅

單道開

燉煌人日行七百里鄴中佛圖澄見與言不能對澄曰此道士觀國之王

七若去當有大亂後南度果鄴中大亂如澄之言也

王嘉

字子年隴西人姚萇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否曰略得之萇怒斬之及萇死萇子字子略果殺苻登嘉死後又有於隴上見之先時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曰卿先行吾負債末果去俄而釋公道七而嘉被裂而亡所謂負債耳

沙門涉

西域人符堅時大旱使涉請雨俄時龍下鉢中天大雨也

鳩摩羅什

天竺人其母是龜茲國王妹什在母胎惠解倍常及年七歲出家受經日誦千偈又著實相論二卷姚萇迎入西明閣逍遙園與謂什曰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乃則立解舍諸僧多倣之什乃取針盈鉢引諸僧曰若能倣此乃可蓄室因進針與常食之不別諸僧慚服乃止林度並尼在鼓城闇什在長安曰吾與此子戲三百年什死姚萇依外國法焚屍薪滅形辟唯舌不爛

沙門曇霍

不知何許人從何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杖若能奉之可以得道

贊曰　技術之藝　古亦多方　令威獨鶴
左慈羣羊　呪詛之妙　藥石之良

竹龍奮舉　紙月騰光　枕中宦學

空外霓裳　一時游戲　萬古名揚

相徵篇第二十九

王珪 唐書王珪始隱居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兒必貴但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俱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曰二客公輔才也而與之游兒貴必矣

司馬懿 三國志略司馬懿字仲達少有奇才仕魏曹操聞其有狼顧相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後而身不動

桓溫 晉桓溫初生時父彝與溫嶠友善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試觀其嗁溫嗁嶠曰眞英物也

越椒 左傳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

蔡澤 史記蔡澤燕人于諸侯不過從唐舉相舉視之曰先生昌鼻巨肩吾聞所不相者殆先生乎澤知其戲己曰富貴吾自有所不知者壽也舉曰從令以往四十三年澤笑謝而去謂其僕曰躍馬食肉四十三年足矣

周亞夫 世家周亞夫封條侯初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爲將相後九歲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己代父侯何說侯乎旣己侯何說餓死指示我負指

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尉繚 大梁人尉繚曰秦王謂始皇為人蜂準長目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君約易得志亦輕食人不可與久游乃亡去

叔向 晉大夫向至周見靈王太子謂太子曰形見骨法與世殊類卻後三年不復人問後乃入嵩山經十年太子見桓曰語我家人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時果乘白鶴往嶺舉手謝時人而去

許負 秦始皇時諸侯並起為逆與高祖相薄姬為夫人而生文帝封負為睢亭侯

單文 呂公宇單文漢高祖未遇時呂公見之曰君貴有天下臣有一女願為箕帝之妾高祖遂納之

龍泉 漢桓帝時京師豪貴郡守皆自龍泉相之

喬玄 字翁相梁郡睢陽人見曹操相曰天下將亂安民之主其在君平

呂后 微時共惠帝在田有一老人行過見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又見惠帝謂后曰夫人貴由此兒老人去後一里餘后以言告高祖高祖逐而問之老父曰向者見夫人兒子貴者皆由君起君之相不可言也高祖曰誠如父老之言不敢忘德高祖定天下及惠帝呂后悉如老父之言耳

許邵 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善知人之鑒曹操未貴時邵相曰請平之姦賊亂起之英雄操大笑深然其言邵竟不仕避亂江左卒於豫章後漢人

朱違 沛國人善相人貴賤卑壽長短無不效驗文帝使違平相己年

命長短達曰陛下年三十九當有厄若過此厄年壽大長後文帝至三十九遇疾而崩文帝將出外御馬脫始以裁備逵曰此馬須臾當死及欲上馬馬惡帝衣香齧帝膝帝怒遂刺殺其馬皆如達之言出魏志

張裕 蜀郡人曉明相術每照鏡自知刑死未嘗不撲鏡於地後在蜀與先主劉備坐爲言語不遂遂斬之出蜀志

郭璞 字景純河東人少時在路見一跳足小兒遂下馬脫體上青絲布袍與之小兒怪問璞曰吾命當在爾手中於是別十餘年仕晉中書侍郎晉大將軍王敦誅璞璞死之日乃是昔與袍小兒行刑也

唐舉 有蔡澤魏人也請舉相謂澤曰有相分於是入秦乃代張祿爲丞相六國時人

贊曰

道之與貌　天之與形　瀶龐重厚

壽考康寧　龍顏隆準　日角天庭

見于神彩　貴不可名　豺聲蜂目

禍患相仍　苟能擇術　相非所徵

仁友篇第三十

柳宗元
唐書柳宗元與劉禹錫坐交王伾事宗元貶知
播遠非柳州禹錫貶播州播極僻遠宗元以禹錫母老
柳易播所以便於養老奉親者作奏願以
也少與會大臣有言於上禹錫得內還
牙多自鮑叔牙爲友二人行賈南陽至於分財常與叔
白糾卽取少後俱仕齊齊獻公生襄公公子糾公子小
傅小白魯之外甥小白卽莒之外甥管仲傅子糾叔牙
小白佯兄襄公卒二弟爭位遂使交戰管仲射小白中鉤
已死便死叔牙蓄指取血以壟小白鉤帶子糾謂小白
君是爲還魯欲揮吉日而入齊宮人遂奏小白先爲齊
心焉叔桓公魯人懼齊殺子糾囚管仲桓公日寡人廿
欲服天牙謂桓公日若欲治國可任高僕臣等足矣若
輔佐桓下非夷吾不可桓公遂迎夷吾入齊官以上卿

管仲
字夷吾
穎川人

羊角哀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夷吾之功也出史記
與左伯桃爲友二人聞楚王賢俱往仕之至粱
桃遂併山路失逢雪糧食之少去楚千里計不俱全伯
爲上卿糧與角哀桃乃入樹中而死角哀仕楚楚王用
夢見伯然後敗葬伯桃伯桃墓追荆輒將軍墓角哀夜
援吾必桃告之曰我日夜爲荆將軍所伐子可救我不
兵鳴鼓爲荆將軍所虜羊角哀鷩覽流沸遂從楚王請
角哀自奮劍往擊荆將軍墓末知勝負
刎而死六國時人出列士傳

蘇秦
洛陽人也
少與魏人

張儀爲友蘇秦遊說六國合從以蘇秦爲相張儀爲仕楚王亡珠玉謂儀所盜榜拷二百放儀遂歸時蘇秦在趙爲相張儀至趙聞秦爲相使入白秦以檄止之令儀於城東門外坐以破馬轆上進纚食張儀乃憤西上秦國蘇秦介舍人密齎金於路與儀作路資不令儀知儀至秦王聞儀到用爲客卿秦昭王善儀之說又拜爲丞相齎金者乃見張儀曰舍人是蘇秦使者密遣將金與作徑路今既違矣請辭而去張儀仰天數曰焉轆之事乃至是乎遂厚禮之以報蘇秦六國時人出戰國策

王陽

字縣軌京兆人陽少與貢禹爲友陽入仕貢聞之彈冠待之王遂薦貢禹漢成帝之後召貢爲太中大夫世稱王陽入仕貢禹彈冠前漢人

蕭育

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少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世人稱蕭朱結綬王貢彈冠二人並至二千石前漢人

雷義

字仲公豫章人與汝南陳重爲友時人爲之語曰廖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二人俱至郡守漢人

趙歧

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仕郡爲功曹中常侍唐衡弟術爲京兆都尉歧爲功曹每侵之術常懷快快唐衡聞之遂奏漢雲帝靈帝還衡爲京兆太守衡遂妆歧家屬將託以重罪誅之歧亡走更姓名至青州賣胡餅時北海孫嵩字賓石乘獨車遊於市中遙見歧呼至與語歧權是衡親屬惶恐色變孫嵩因謂歧曰視子之兒非賣餅也見問

而色動子不有重怨則當七命我北海孫賓石也闔門百口能令於君歧遂以實告之嵩於是載歧上車同歸嵩白母曰今得死友將歧上堂拜母玆然後置於覆壁中密自供給二年唐衡被誅諸唐悉皆破滅歧遂得出至洛陽朝廷舉歧詔拜太僕歧因說嵩行義嵩由是顯名仕至豫州刺史歧卒嵩爲行朋友之服焉後漢末時人事出魏書

孔嵩

字仲山南陽人也少與潁川荀彧未冠時共遊太學彧後爲荊州刺史而嵩家貧與新野里客傭爲卒彧時出見嵩下駕執手曰昔與子搖扇俱遊太學今子爲卒吾亦痛哉彧命代嵩嵩以傭夫不去其歲寒心若此嵩後三府累請辭不赴後漢時人出語林

華歆

與管寧邴原爲友三人號爲一龍歆爲頭寧爲尾原爲足漢末遭亂原寧二人避地遼東歆爲豫章太守及魏氏代漢歆爲司徒讓位于寧寧辭不受于原原竟不往而卒出世說

嵇康

字叔夜譙國人康與東平呂安爲友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晉時人也

贊曰　古人尚友　擇斯以仁　濟其患難

推以恩親　推惠貴普　博施惟均

分衣推食　託孤撫貧　愛同血屬
義等天倫　堂堂張也　倘媿斯人

友人篇第三十一

范式

字巨卿山國人與汝南張元伯爲友元伯病病中告其母曰我與巨卿爲友命終之日待巨卿來然後葬我語訖便死其夜巨卿夢元伯告曰吾已某日死某日葬子幸臨我巨卿遂著素衣乘白馬往赴之元伯靈柩至葬日家人異之不動其母曰當有所待須臾遙見一人素衣乘白馬行哭而來執紼引柩葬畢而囘後漢人

王濟

字武子太原人與同郡孫子荆爲友武子病卒子荆來吊據靈牀哭畢乃曰君平生好驢合爲君作驢鳴乃發聲賓客皆笑子荆怒曰諸君不死令我武子死賓客又笑須臾之聞或哭或笑焉

吳祐

吳祐字季英後漢陳留人太守冷宏召補文學見而異之擢舉孝廉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貧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春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聞祐後爲州問闕自免歸隱居不仕灌園蔬以爲業

貢禹

前漢

王吉字子陽與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彈冠入仕也

周瑜

吳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與之爲友

升堂拜母有無通
共時人皆羨慕之

贊曰　同門曰朋　同志曰友　道以相傳
義以相授　戒夫鄙薄　取夫潭厚
玉尚琢磨　金資鑄鏤　經理誦說
文詞研究　性習相成　共期不朽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五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六

平陽王朋壽編

貞潔篇第三十二 圖

賢女篇第三十三 篇首圖

漆室女 漆室之女魯國人過時未嫁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非也我憂魯國君老而太子幼也婦曰乃大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客舍予客馬逸踐予葵使予終歲不飽葵鄰女奔水兄追之逢水溺死使予終身无兄予聞河潤九里漸加三百步今魯國有患父子君臣被辱婦人可獨安何所避之

贊曰 賢婦懿恭 謹身執禮 孝養舅姑

調和妯娌 截髮待賓 斷機教子

酒食具供 非儀曷以 宗族稱揚

鄉閭贊美 彤管爲書 增光女史

女禍篇第三十四

驪姬　史記晉世家驪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速祭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胙于公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二日公還宰人上胙公欲饗之驪姬止之曰胙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亦死姬泣曰太子何怨也其父而欲弒而代之況他人乎太子聞之奔新城公誅其傳杜原款或曰爲此藥驪姬也何不自明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或曰可奔太子曰被此惡名人誰內我遂自殺

崔杼　齊史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毋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无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卻欲其敗也助成彊殺无咎及偃於是崔杼家皆奔亡崔杼怒无人使一臣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攻崔氏殺成偃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无歸亦自殺

陳靈公　陳世家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通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是泄治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治公弗禁遂殺泄治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罷酒伏弩射殺靈公二子奔楚徵舒夏姬子

也

石崇 晉石崇愛妾名綠珠善吹笛孫秀使人索之崇時在金谷從妓數人登涼臺使者以告崇崇盡出婢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選使者受命取綠珠崇勃然曰綠珠余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宜加三思崇固不然使者回報秀秀勸趙王倫殺崇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為汝得罪綠珠曰請先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收崇詣東市歎曰奴輩利余財行刑者曰知財為害何不早散之遂被誅

唐明皇 楊貴妃智算警穎迎意輒悟恩寵聲發震天下雖命婦公主不敢與抗臺省州縣請託奔走期會遇於詔赦兄國忠為相領四十餘使處決權務自任不疑帝惑嗜慾不顧天下成敗安祿山反以國忠為名帝幸蜀妃子縊于馬嵬國忠為亂兵所殺爭噉其肉且盡諸子姊妹皆死

贊曰　世衰道微　重色輕德　政移寵嬖
禍生肘腋　始也專權　終於亡國
冶容誨淫　滅身殄族　麗華玉樹
綠珠金谷　以勵後人　戒之毋忽

醫藥篇第三十五

桑田巫

晉人也景公病召桑田巫問之答曰不得食新麥及麥熟王強令刈之令宰人作食未食腹脹如廁遂於廁中而死周時人出於左傳

扁鵲

姓秦名越人字少齊渤海人也初見齊桓公曰君有病公不應後又見之曰公有病乃可治之公曰卿欲治无病之人以求其功後又見公越便走公數日病發召越越曰初見公病在皮膚針灸所及再見公病在血脈湯藥所及今見公病入骨髓司命亦无所奈何後數日桓公乃崩

盧醫

秦人也晉悼公遇疾因使人至秦求醫秦遣盧醫往治未至悼公夢見二豎子自相謂曰秦良醫至必傷我等一童子曰若居膏之上肓之下針灸不及湯藥不下其那我何明日醫至悼公命視病醫曰病在膏肓之上下針灸湯藥不及此病難治也悼公曰此真良醫也遂厚禮遣之周靈王時人出史記

文摯

齊人也齊威王病發使召文摯摯至謂太子曰王病怒即愈王若即殺臣奈何太子曰无慮我當救之文摯於是稽首不時來見王及來不解履而登牀帝大怒使左右拖下殿令鑊煮之皇后及太子叩頭請救王怒遂解救摯因此病愈六國時人出史記

董奉

宮人也時交州刺史杜變中毒藥而死奉以太一散和水沃變

口中須臾乃甦變自說初死時有一專門直至一處內變於土寤中以土塞之俄頃聞太一使至追杜變遂開土寤杜變得出後漢人

華佗

字元化沛國譙那人善養生之術廣陵太守陳登患胃中煩滿面赤不食使人請佗佗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蓋腥物所爲之乃作湯令登服之遂吐三升許蟲蟲頭皆赤半身猶是生驗佗曰此病必更再發若値良醫乃可救之後果發佗時不在病發而卒魏初人魏志

四家

劉歆七略論醫之方技有四家有醫經家有方術家有房中家有神仙家

郭玉

後漢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釣於涪水因號涪翁著針經脈法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玉師事高學方訣後爲太醫丞

王纂

異苑宋元嘉中有張氏女宿廣陵廟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堺來女遂自是昏亂如狂海陵王纂能療邪鬼召之纂候其夜始下一鍼有一獨從女被下走出遂愈

郭太醫

後漢太醫丞郭玉療貴人時或不驗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難爲自用不任臣一難將身不謹二難骨節不強三難好逸惡勞四難帝善之

關羽

蜀志關羽常爲流矢所中每陰雨所中臂輒痛使醫療之醫曰刮骨去毒然後可時羽方與賓客飲燕使治之醫乃剖肉見骨去其毒臂血流漓羽神色不變飲啖談笑自若

華佗

別傳河內太守劉勳女左脈裹瘡癢迎佗使治佗以

繩繫一犬於馬後足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斷腸向瘡口須臾有若蛇者從瘡口出而遂愈

郭玉 廣漢人後漢帝時爲侍郎爲人善別脈知人生死帝令童男衣女子之衣詐言其病使玉診脈曰此女雖言病據脈狀陽盛陰弱臣謂非女常善之遷玉五官郎將

贊曰 人命所繫 醫明藥良 部分清濁
經絡陰陽 色脈難素 砭艾明堂
望氣識證 隨宜處方 縱臻神聖
不治膏肓 凡百君子 務先自防

卜筮篇第三十六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武帝時爲大中大夫時取守宮出覆盆下令易博士射之皆莫能中朔在側乃曰少讀周易請爲陛下射之於是布卦於地朔曰臣謂是龍又无角謂是蛇又有四脚謂是岐伯岐伯善綠壁非是守宮郎是蜥蜴帝善之賜朔帛二十疋時有郭舍人曰朔偶中請陛下更取一物合於盆下令朔

再射若中榜臣一百朔若不中賜臣疋帛帝令取桑中
寄生覆之令朔射之朔布卦說曰內為綸乾外為寄生
盆下為寶藪帝大笑乃榜猜河太守徐季龍取十
郭舍人復賜朔帛漢人管輅三種物合安篋中命輅
射之輅曰篋中者籍有十三種物一一魏郡人
名之唯以椈為桃謂鬻為蝎也魏時人淳于智善卜筮
同邪人張本母過重病乃命張本就智卜之布卦已謂
本曰君速歸家至南門外放聲大哭待家巾老小出盡
卽己一人不出勿止張本如其言還家至門大哭家人
聞聲驚怪大小出抉病母盡出其堂北閒忽然崩本母
病乃愈鄰忌戰國策鄰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鄰
晉時人忌以告公孫開開使人操十金於市詰卜
者曰我田忌人也吾嘗三戰三勝威震天下欲舉大事
亦吉否旣而鄰忌使人嘗補卜者得驗其辭於王前田忌
遂出家語孔子嘗自筮得賁悵然不悅子曰下賁
奔孔子吉卦也夫子色有不平也孔子弟山子下有
火賁非家語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末至使弟而筮
正色也子貢之得鼎皆言无下足不來顏回掩口子笑
曰无足者乘舟左傳晉惠公在梁梁伯妻之梁
來也子貢果來晉惠公贏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
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
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於秦女為宦女焉邦

文公 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文公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

管輅 字公明平原人嘗至郭恩家確上鳩鳴輅謂恩曰明日當有老人將豬一口從東來候公舍有小口傷亦无所苦明日果有親知老翁攜豚饋恩恩命酒兼射雞爲餼逆之箭射著小女子腳舉家惶怖竟无所害又有人先婦就輅卜曰君但只於路覓擔豬人乃逐之行亥豬忽脫繩走入他舍突破主人瓮其婦乃出看豬遂擒之

贊曰　卜以元龜　筮從蓍草　從違是占
吉凶隨兆　術既精研　應惟玄妙
有感必通　有祥必告　發乎誠心
合乎至道　過厤之期　德斯可造

占夢篇第三十七

黃帝 少時夢乘龍上天後即於帝位與

晉侯 與楚戰夢楚王在上文公在下文公懼之以問左右

左右對曰楚王在上而伏向下君王在下仰面于天天將助矣君明日與楚戰楚必敗出左傳

江淹

字文通少夢一人授五色筆因而文章日新後十餘年又夢一人自稱郭璞謂淹曰前者借君筆今可還矣淹夢中還之自還後文章日退時人稱淹才盡矣

帝堯

少時夢天而舐之俄而帝摯崩堯乃踐位

殷湯

少時夢以手撥天而王後升帝位

漢高祖

後納薄姬姬乃夢龍繞其腹及覺便說之高祖曰此吉夢也後生成王即文帝也

王濬

爲巴郡太守夢梁上懸三刀復益一刀濬惡之主簿解之曰三刀爲州餘益一刀君當爲益州刺史後果然晉時人

符融

善斷獄又能占夢時有一書主妻被人殺以告融融問曰君有夢否書生曰發日夜夢乘馬傍水行向北又向南一廂涇一廂乾又見天上一日水中一日夢乃如此融曰乘馬近水行馮字也又向南行走離離爲中女又向北行北爲坎坎爲中男此是男女相姦之狀天上日水中日上有日下有日此是昌字必是馮昌殺妝妻驗問曰同邑有馮昌乎生曰有乃收馮昌詰之云先與妻通本意殺生禊殺其妻昌乃伏罪

丁固

夢井中生桑以問趙直直曰桑者四十八字君壽不過四十八年後卒果然蜀人

龔遂

字少卿山陽昌邑人也昌邑王即漢武帝李夫人之子也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迎昌邑王

即皇帝位而王无德信用讒黨王夢見青蠅蠅矢積數東西治王問龔遂曰詩云熒熒青蠅止于番愷悌君子无信讒言而左右讒佞衆多陛下察之王不改在位二十七日霍光廢之乃立宣帝出前漢

楊雄

字子雲蜀郡人漢武帝命雄作甘泉賦雄用情竭思夜夢五臟出外以手取之及覺氣委因病而死前漢人所論

傳毅

字武仲北海人漢明帝時爲侍郎明帝夢金人身長丈六尺有紫金色在殿前而過帝問羣臣傳毅曰西方有聖人名曰佛此必其神平居數日西國有胡僧獻經象而至後漢書

郭賀

字喬卿廣漢人汝南蔡茂明帝時爲廣漢太守召賀爲主簿茂在郡夜夢見殿上有一穗禾茂取得中穗因又失之茂以問賀賀曰大殿者朝府之形象極位而有禾人臣上位取得中穗是中台之位得禾而失爲乃得祿秩也居旬日茂被召爲司徒後漢人出後漢書

程昱

字仲德東郡濮人也少時事魏王曹操昱本名立曾夢兩手捧日而行因說與操操曰卿終爲吾股肱心腹也操遂於立上安日爲昱因此名焉昱仕至兗州刺史魏志

蔣濟

字子通楚郡平阿人也魏文帝時爲太尉濟有子亡經十年其妻夜夢見亡兒告之曰在地下屬太山辛苦不可言今領軍府南有孫阿者太山府君欲爲錄事顧母屬孫阿使某得樂處其母驚覺涕泣告濟濟爲人剛強初不

信至明夜又夢兒還如前言復告濟濟召阿至乃述夢中囑阿阿曰諾如之言地下與君方便經旬日阿病卒後數日其妻還夢見亡兒來曰某地下乃得孫阿太山錄事力也魏時人事出列異傳

周宣

字孔利樂安人善占夢魏文帝夢磨錢文欲滅而更明帝問宣曰陛下意有不平初欲除之而不得已心復止是時文帝欲害東阿王而遇太后帝又問宣曰朕昨夜夢見殿宇瓦墮地化為雙死鴛鴦此何謂也宣曰後宮當有暴死者言未已黃門奏宮人相殺帝曰朕初不夢何得徵驗宣曰夢者意有所欲亦如夢焉文帝拜為中郎出魏志

嵇康

字叔夜譙國人少得白日夢見人身長一丈告康自稱我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為人發露乞為葬埋當厚相報白骨歷長三尺遂收葬之夜至半復夢見長人來授廣陵散曲夢中受得及覺撫琴而作其聲甚妙都不遺忘高貴公時康為中散大夫為鍾會所譖司馬文王誅之事出異苑

趙直

蜀人先主時巴郡蔣琬夢見門前有一牛頭流血滂沱以問趙直直曰牛角及口公字血者事明也此夢吉君仕至公後如其言出蔣琬傳

羅含

字君章耒陽人少時夢五色鳥入口及覺心中如吞物意謂之不吉叔母解之曰五色鳥者入口有文章見汝後必有文章於是才藻日盛晉時仕至侍中出羅含列傳

陶侃

字士

衡丹陽人少時夢見身上生翼飛衝天門已過八重唯有一重不至後果牧八州都督若及九重當得天下晉初為太尉 出異苑

慕容垂

既辭符主徑向鄴城既已將發符主悔恨遺兵在草藉伏而遂之慕容垂在道夜夢孔子墓八墳已解又相連及覺甚惡之以語左右左右曰孔子名丘八字者亦是丘下有八乃兵字也必底有伏兵待我垂於是從他道而去乃得免難也

傅說

尚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矣

楚子玉

左傳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子西諫弗聽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弗聽出曰令尹不勤其民實自敗也既敗王責之及連穀而死

鄭文公

左傳鄭文公有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既而文公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聲伯

左傳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三年後占之曰无傷也言之日莫卒

曹人

左傳哀公七年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

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姦宋宋人伐之晉不救宋人以曹伯歸

豎牛

左傳昭公四年穆子去及庚宗遇婦人私為食而宿焉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豭喙號之曰牛助之乃勝後歸既立所宿庚宗婦人獻雉問其姓曰余子長矣召見之則所夢也問其名曰牛遂使為豎有寵使為政穆子田於丘猶遇疾牛用讒殺其長子又讒其次子逐之疾急人饋之食豎牛曰夫子不欲見人使寘食于个豎牛弗進卒以餓死

秦繆公

封禪書秦繆公病臥五日不寤既寤乃言夢見上帝帝命我平晉亂史書而記之而後世皆曰繆公上天

孔子

家語孔子晨興謂子貢吾夢奠於兩楹之閒吾其死矣於是負杖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是年孔子卒

秦

文公

封禪書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鄜畤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

鄧通

史記鄧通蜀郡人為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而上見其衣後有穿覺而以所夢陰自求之通乃夢所見遂貴幸之

唐明皇

遺史唐明皇在藩邸嘗之故舊

家食未具寢於閣主人出見黃蛇食藤少頃蛇下入明皇臥榻下遂不見及覺云適飢甚食藤花頁美

賀知章 唐賀知章事明皇爲祕書監自號四明狂客晚節尤放誕天寶初夢遊帝居及寤遂請爲道士歸鄉里以宅爲千秋觀表求官湖爲放生池詔賜鏡湖一曲

令狐策 晉人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索紞曰以上爲陽下爲陰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冰泮而昏成會太守田豹因策求張公徵女爲婦仲春而成婚三十國春秋

贊曰 心思所存 夢魂斯兆 嵩岳降靈
傅巖惟肖 丁固生松 魏顆結草
熊則珪璋 鳳斯文藻 扁謝膏肓
晉疑鹽腦 惟聖惟仁 與齡難老

異識篇第三十八

張華 字茂先范陽人也晉惠帝時爲司空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積年能爲幻化墓前有華表木亦知

未來之事此狐狸遂語華表曰覡我之貌得見晉帝否華表曰覡汝貌妙解無窮但張司空知度恐難牢籠了勿去非但喪子千金之質亦當誤老夫矣狐狸遂變作書生年十五六童顏總髮往見張華華使八引進共坐飲酒談論百家采摭三皇五帝華无應聲屈伏華曰天下乃少有也若非鬼魅當是狐狸燕昭王墓前華表以應千年得此木燒火照之可變矣華遂遣人往取華表空中得一青衣小兒將向京師去洛陽二十里變爲枯木燃之以照此書生便化爲老狸因卽殺之又有人寄陸機鮓機訝甚異因餉張華華曰此龍肉也機時不信華曰以苦酒灌之當有異也便以酒灌之卽有五色之彩機乃問其鮓主鮓主答曰家有稻積發之得一白魚魚長三尺乃作鮓所以奉獻時人皆伏張華之博識也晉惠帝時有鳥毛墮地長一丈帝以問華華曰此名海梟毛此毛落天下當崩亡瓦解後惠帝崩懷帝立石勒作亂逼於洛陽懷帝南遷愍帝在長安陷於胡賊天下大亂皆如華之所言也

龐儉

字元約魏郡人年數歲遭亂相失儉後長成鑿井得銅錢千萬貫買得蒼頭老奴使主牛馬儉母在堂作樂奴在廚乃竊言曰堂上母是我妻也婢聞遂告儉儉母母呼問其事由緣乃亂時相失符合夫妻抱頭而哭然後命新婦拜阿翁還復夫妻父子如初時人謂之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後漢

人出應劭 晉史張華字茂先嘗有人墜枯井中見

風俗通

茂先

從旁一穴其人乃入穴行忘遠近或見宮室甚麗庭院中多大羊其髯上有大珠其人復出以問張華曰此地仙九館羊號癡龍其珠可食

塞翁

馬馳傳塞翁先馬入皆弔之叟曰何詎不爲福居久之其馬將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詎不爲禍家有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曰何詎不爲福居數年胡夷大入寇丁壯皆控弦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得相保

贊曰　性同天賦　識則殊倫　見於未兆
察於未成　曼倩銅鳩　孔聖祥麟
萃浮楚水　劍躍平津　時危則隱
道泰求伸　夫惟明哲　永保其身

烈女篇第三十九

張茂妻陸氏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部曲爲先以討充也

丹虞二女

虞爲始與太守討杜孜戰敗二女爲孜所獲將妻之二女曰我二千石女終不爲賊作婦並遇害終不易其志也

陝婦人

不知姓氏嫠居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婦乃毀而自誓也

韋逞母

宋氏家世儒素其父授以周官音義符堅敗禮樂修明乃就宋立講堂置生一百二十人絳紗幔受業號宋宣文君世稱韋氏宋母

符堅妻

毛氏善騎射堅爲姚萇所殺符毛氏猶彎弓與壯士數千人戰

張天錫美人

閻氏薛氏並有寵天錫疾謂曰吾死後豈可爲人妻皆請效死誓无他志天錫疾篤二人自刎

慕容垂妻

段氏字元妃少而婉惠常謂妹曰我望不作凡人妻妹字季妃曰妹終不作庸人婦垂稱燕納元妃爲繼室偽范陽王德聘季妃並如其言及垂立寶爲太子元妃曰太子資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爲仁明之主處難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見其美垂曰汝欲扶我爲晉獻公乎元妃退告季妃曰范陽王有非常氣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寶即位使自裁妃曰汝尙役母安能保社稷遂自殺後皆如其言矣

段豐妻

慕容德女僞署平原公主年十四歲適豐豐被殺謂侍婢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遂縊而死

呂纂妻

楊氏有義烈夫爲呂超所殺超將妻之其父告之楊氏曰大人適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其可再

嫁乎女乃自殺而死

贊曰　女行能全　終於貞烈　不爲柔存
寧蹈剛折　性馥芝蘭　志清氷雪
利不可回　勢不可媟　三從不違
四德罔缺　爲世楷模　標名史牒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六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七

平陽王朋壽編

文章篇第四十

劉蛻 唐劉蛻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序云文冢者長安劉蛻復愚爲文不忍去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下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噎不敢唾不敢咳不敢跛倚嗜欲躁忿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嗚呼十五年矣實得千一百八十紙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閼閼土協吾當既不爲吾用惟速化爲百工之用含非珠玉斂無裙襦其家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正銘曰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唐求 唐唐求喜吟詠檢葉爲丸貯以大瓢臨死投於江中曰荀不沈沒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遂投之流至新渠有識者曰此唐山人詩瓢收詩遂傳

孫綽 晉孫綽字興公太原人博學善屬文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

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劉安西京雜說淮南
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王安著鴻烈二
士篇鴻者大也烈者明也言大明禮教自左思晉左思
云字字皆挾風霜楊子雲以爲又出一人字太沖
少博學欲作三都賦乃諧著作郎張載訪臨邛事遂構
思十年藩溷皆著紙筆偶得一句便書記之後徵爲祕
書梁鴻後漢梁鴻字伯鸞賢而鄭虡唐書鄭虡坐私撰
郎好屬文嘗作五噫之歌國史貴十年還京
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
虡爲博士虡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
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張華晉書阮
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平虡乃就職籍見張
華鶴鸛賦稱歎曰梁竦後漢梁竦徂南士懸江湖悼子
此王佐之才也胥屈原以非辠死乃作悼騷賦
繫于石沈江中顯張衡後漢張衡字平子嘗思圖身之
宗愛其才詔還卿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
作思玄賦以裴廷裕梁裴廷裕文書敏捷人號爲下水
宣寄情志船太祖受禪姚泊爲學士上問及
廷裕行止泊對曰頃歲左遷令聞旅寄衡陽上曰顏知
其人構思甚敏泊對曰向在翰林人號爲下水船太祖
應聲謂曰卿便是上荀卿楚人也春中君黃歇用爲蘭
水船泊深有慚色陵令作筆賦曰非絲非帛成

文章非日非月天下光匹夫隆之即爲聖諸侯隆之定四方

漢武帝

愛李夫人夫人亡帝自作挽歌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兮雁南歸蘭有芳兮菊有菲思佳人兮不可依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盡兮哀情多

劉向

字子政高祖從父兄楚王劉交之後漢成帝令作動鑪辭曰嘉以正器蠶嵩若山賈貫太華承以王盤云云辭多不錄向仕至大中大夫

漢成帝

班婕好作團扇詩曰新織齊紈素潔白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棄捐匳箱中恩情中道絕

陳思王

曹植字子建魏武帝少于建安十四年造銅雀臺新成帝共諸子同遊各命爲詩子建年十二拔筆成其詞曰從明君之嬉遊登層臺以娛情太極郎廣望關西遙洛京云云詞多不錄後兒文帝心忌子建欲害之乃命七步成詩詩不成必嘗加刑子建應命詩曰煮豆燃豆其探鼓取其汁其在寵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默而不言

宋玉

楚人也有口辯事襄王王遊於蘭臺之上王謂左右曰能爲大言賦者乎大夫唐勒曰壯士類兮絕天維北斗恢兮太山移宋王曰方地爲與圓天爲葢彎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王曰善賜玉上卿六國時人出宋玉集

李陵

宇少卿雕西成紀人

也祖父廣文帝時代郡雲中二太守陵以名家子武帝時以大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後轉爲建章監領步騎五千北討匈奴陵衆寡不敵遂降匈奴匈奴封爲左校王陸未降之前蘇武先在匈奴匈奴囚之使武牧羊及陵至武得還國陵贈武五言詩十六首其詞曰二晃俱北飛一晃獨南翔我獨留斯館子今還故鄉一別秦與胡會見詎何殃幸子當努力言笑莫相忘前漢人出臨川王集之中

司馬相如

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與鄒陽牧羊客遊於梁孝王以賓禮待之相如作子虛賦後鄉人楊得意爲漢武帝省監夜誦子虛賦帝聞之歎美曰恨不得見此人得意曰此臣邑人也帝令召相如相如至帝與言奇之相如乃作上林賦奏武帝帝善之拜相如爲武騎常侍還中郎將令上林賦是也武帝陳皇后失寵處在長門陳后聞相如才購百金乃命作長門賦以風帝其辭曰夜恍惚而夢想若君王之在傍云云賦奏帝覽之感悔今長門賦是也文多不載相如死後帝遣人至家中收書唯得封禪一卷餘無書出前漢

曹大家

姓班名昭字惠姬徐令彪女也曹世叔之妻生子穀世叔早棄世子復喪沒年十九寡居作女誡八篇其詞曰生男如猥猶恐如侹生女如鼠猶恐如虎淸闈中節潔齋酒食以待賓客婦德也浣濯衣裳整頓邊幅婦功也詞多不載漢明帝與馬后召之入

後宮從大家受孝經論語詩易等尊而不名號即大家後漢時人出集林

杜篤

字季雅京兆杜陵人雅也坐事繫獄光武時爲大司馬帝使諸文士作誄文季雅于獄中作之誄文最高帝乃賜帛免刑事出後漢

陳琳

字孔璋廣陵人也善爲檄文漢獻帝時曹操秉政南陽張繡反曹公令琳檄之是時曹公患頭風因看琳檄遂差公曰愈我疾也賜琳練帛出魏志

阮瑀

字文瑜陳留尉氏人也事魏主曹公韓遂之隴右曹公因出行令瑀馬上作書與韓遂瑀具草郎成乃呈曹公公索筆欲改無下筆之處出魏志

庾闡

字仲初穎川人也作陽都賦未成去妻後更娶謝氏使於午夜以燃鐙於貧中仲初思至速火來即爲出鐙因此賦成流於後世宋時人也

淮南王

漢淮南王安好讀書鼓琴不好弋獵常朝武帝令作離騷旦受詔食時便上又著中篇八卷言神仙黃老之術

贊曰　文章貫道　琢磨乃成　日星雲漢
煥然彰明　詩傳雅頌　書歌載賡
襃揚休功　紀述太平　黼紱霞綺

玉價金聲　播之千古　騰耀飛英

感應篇第四十一

符堅

載記符堅升平元年僭位號大秦天王五年鳳皇集於東闕堅與王猛符融議赦于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筆須臾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市人相告曰宮中將大赦有司以聞堅駭謂融猛曰禁中无耳屬之理事何從泄於是出外使窮推之咸言有一青衣小兒大呼於市曰宮令放赦忽不見堅悟曰其昔者蒼蠅乎聲肰非常吾已惡之

黎景逸

唐貞觀中黎景逸居空青山飼一鵲甚馴熟景逸被誣下獄有鵲於氣樓中下視景逸喜噪似語有赦官詰其日又似語三日當至已而果然景逸清脫後有人云赦前路逢一玄衣素衿人云有赦乃知鵲也

孫叔敖

楚孫叔敖為兒時出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兒出而見之懼死耳其母曰蛇今何在叔敖曰恐他人復見之兒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汝不死矣後為楚相國

燕丹

春秋後語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事敗秦王怒與兵虜燕丹入秦拘留久之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

生角放汝歸太子丹至館舍仰而歎烏頭白俯而呼馬生角秦王聞而異之遂放還

文公

晉文公出遊見大蛇當道以爲不祥退而修德恭謹自責放罪人布恩惠未經旬日左右夢天使殺蛇責之曰汝何故當明君之路乎遂使人覘之果蛇死文公曰禍不及福信有之然

夷齊

孤竹君之二子也各讓其國而來仕周周武王伐紂夷齊諫不從遂去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時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人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得數日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死

夏禹

爲舜司空代父治水有功天賜玄珪以告成功禹又曾渡河黃龍負舟禹曰吾戮力爲百姓龍何爲也及拔劍斬之龍掉尾而去

鄒衍

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讒之乃仰天而歎感夏五月天爲降霜也

杞梁

齊人也齊莊公襲莒杞梁戰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爲之崩一云秦始皇時杞梁築城而死其妻乃哭而城崩

田眞

京光人兄弟三人二親沒遂欲分居家資財物並分訖唯庭前有一紫荊樹經宿忽枯死兄弟相泣謂曰樹而如此何況人乎遂不分前漢人

歐默

貞帝時人也家有五曜神珠於男有三女各嫁諸侯獸病臨終謂左右曰可投神珠於南海中吾死後三女若來可以語之及默將死而三女奔赴

問父左右曰五曜安在曰投南海矣女俱往號哭其珠為之浮出女等取之而歸出閔像傳

朱亥

大梁人也隱於屠肆是時秦王遣使召魏公子无忌无忌不肯行募求堪使報秦王夷門監侯贏謂无忌曰市屠肆之中有朱亥者賢人也此人堪遺使秦无忌大喜乃乘車至市就屠中訪亥同載而歸无忌令亥奉璧往謝秦王王大怒置亥於虎圈中使虎食之亥大怒髮土衡冠張目叱之羣虎見之伏不敢動秦王大驚遂禮遣之秦王郎始皇也時六國競輿魏公子无忌為信陵君令五國之兵攻秦獲秦五城出太史傳

王業

字子春陳留雍丑人也漢和帝時為荊州刺史卒送喪遠鄉忽有白虎一頭宿其側入境內而迴荊州民嘗立碑號曰荊州白虎王君陳留終於此後漢人出陳留耆舊傳

曹娥

會稽上虞人也父漢桓帝元嘉二年投江而死不獲其屍女乃沿江而哭七日七夜其聲不絕亦投江而死後三日其女抱父屍俱出家人乃收葬之郡人為立碑於江上後漢人出會稽典錄

荀倫

河內人也晉時為東陽太守是時郡治甄城倫弟儒北省舅氏乘凍躡虛沒命求屍不得倫乃修牒河伯一宿其屍抱牒而出也

王平

楚州盱眙人也父母俱亡平造塼值天大旱井泉昏竭平乃一身十里輦水孝感上天天忽霧起須臾之間於竈邊水泉湧出便足俱用宋時

人出宋書也

吳文章

陳留人遭亂世兄伯武相失二十餘年忽一日相遇於下邳因市相鬬兄伯武歐文章文章怒欲報之心中惻愴手不能舉自怪而問之乃是兄伯武也漢時人出應劭風俗通

臨江王

閔王名榮漢景帝之長子也初立爲太子後廢爲臨江王更立東膠王徹爲太子太子即武帝也閔王至國二年坐假賈地被旋還京臨發車轉折江陵父老泣日車轉折吾主不反也到長安廷尉所王恐自殺葬於藍田有鵲數萬枚銜土置冢上百姓見而憐之藍田在長安東四十里前漢人出漢書

贊曰　神道至隱　感而遂通　順則福應
逆斯禍鍾　善言出口　千里初同
凶德萌心　一家相攻　事親思孝
入仕思忠　竝看獲報　餘慶无窮

報恩篇第四十二

知罃

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

日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又誰敢怨王日然則德我乎日二國求紓其民而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日子歸何以報我對日无怨无德不知所報王日雖然必告不穀日以君之靈纍臣得歸晉君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免之使嗣宗職及於戰事帥偏師以遇執事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日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晉文公 世家

晉文公圍曹入曹數之以不用釐負羈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令軍士毋入釐負羈之家以報其盤飧賓璧之德

蘇秦

史記蘇秦相六國過雛陽散金賜親友初秦之燕貨人百錢爲貧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偏報所嘗見德者莫不百倍酬之

孟嘗君

史記孟嘗君舍人魏子收邑入二反而不致一問之日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滑王言孟嘗君將爲亂孟嘗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到於宮門以明之滑王驚而踪跡驗問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

豫讓

史記豫讓晉大夫智伯之臣趙襄子殺智伯以頭爲飲器讓乃變姓名入宮塗廁中懷匕首以刺襄子襄于如廁心動拽獲而赦之後又漆身爲癩吞炭成啞使形狀不可知候襄子出伏劍橋下襄子至橋

馬驚曰必是豫讓搜得數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報何報我之深也讓曰范中行以眾人遇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因請襄子衣挾劍三躍而擊之曰可以地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靈輒

齊人也晉大夫趙盾出遊於桑下見一餓人盾乃傾壺飧以哺之曰君何人也餓人曰我是齊人姓靈名輒遊學三年今欲歸去糧食乏盡不能前進盾更遺之食遂得歸為晉靈公守門者盾以直諫靈公公欲殺盾盾乘車公先令人脫車輪乃呼獒嚙盾盾車无輪靈輒乃扶車輪而行盾既免難問之輒曰我便是昔日桑下餓人也

魏顆

晉大夫魏武子之子武子有愛妾武子初患疾敕顆曰吾死之後可嫁此妾及疾重又曰吾死之後可以殺此妾殉葬武子死顆計曰從父始言以嫁此妾後顆為將與秦戰秦將杜回陣欲相接見一老人在陣前結草回臏而倒軍大敗顆夜夢一老人語顆曰我是汝嫁妾之父故結草相報也

隋侯

姓祝字元陽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血出隋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回還到蛇處乃見此蛇銜珠來到隋侯前放珠去隋侯意不敢取是夜至家宿忽夢中腳蹋一蛇便驚起乃見雙珠在足前矣

漢武帝

出遊昆明池見一魚張口向帝帝取之乃見口中有鉤因為脫而放之帝後遊昆明池此魚乃銜珠

而報之

伍員

字子胥楚平王誅其父兄捕求子胥胥乃急奔吳於路飢困至溧陽之水見一女子水邊浣衣子胥往投乞食女子問其由子胥以實告之女子因饋飯一盤食之訖胥囑女子曰慎勿洩前言遂辭而去可行數步回顧見女子投水而死及胥往吳爲相吳王闔閭使胥將孫武等伐楚大破之楚昭王奔陳胥慕求女子家欲報之百金不知其處遂投金於水中而去吳軍去後女子母行泣來至水中取金而去周景王時人見史記

翟母

大梁人漢高祖與項羽戰軍大敗高祖急走投於延鄉鄉有翟母母遂藏高祖高祖得免其難後項羽滅高祖定天下乃封翟母於鄉以報其恩今陳留封丘城是前漢初人出陳留風俗記

蒯參

出見一鵠被箭瘡大困遂將歸飼養至瘡愈乃放鵠飛去後鵠雌雄各銜珠以報參也

麋竺

字子貢東海駒山人也曾從母車路歸去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請竺寄載之竺令上車行十里婦人辭竺曰我是人使道我往燒東海麋家感君見載无以相報竺因愁請之曰東海麋家者竺是也願勿燒之婦人曰天命豈敢違之然君但急行我當緩來明日日中火必發也竺於是疾達家悉出資產至日中火起唯燒茅茭而已漢未爲蜀丞相世仕蜀郡出搜神記

秦穆公

失其駿馬後至岐山行見五人盜所失馬而食之穆公曰

吾聞食駿馬肉無酒必死公遂賜之以酒後秦與晉戰
忽有五人從惠公而來穆公怪問之曰是昔時盜馬之
人春秋
時人

楚莊王

與羣臣夜飲中宵燭滅坐內有引王美
人美人告王日坐中有人引臣妾妾已
斷得其纓王曰飲人以醉何以責之以禮悉令在坐大
臣各斷其纓然後上燭楚王後與晉戰兵圍王數重楚
王大懼軍巾乃有一人登鋒陷堅大破晉軍楚王怪
之而問對曰臣是絕纓之士也以報王恩出韓子

楊寶

弘農華陰人也年七歲行於華陰山中見一黃雀被
瘡爲螻蟻所損寶見而愍之因將歸致巾箱中采黃
花飼之經十餘日瘡愈且飛去暮來宿於箱中忽一朝
化爲黃衣兒持玉環二雙與實謂曰君好掌此環于孫
當累世三公報訖而去莫知所在寶生震震漢明帝時
爲太尉震生秉秉漢和帝時太尉秉生賜賜漢璽帝時
爲司空賜生彪彪
漢獻帝時爲司徒

樊暉

字仲華南陽新治人也與漢光
武同郡光武微時曾被事四於
新治縣獄暉時爲新治市史嘗饋飯一壺德之不忘及
光武登位拜暉爲河東都尉帝歲曰一飯得都尉何如
暉再拜而已後
漢人出漢書

孫鍾

吳郡富春人也孫武之後鍾種瓜
爲業瓜初熟有三人來就乞瓜鍾
遂引三人入草菴設飯摘瓜以食之三人食訖謂鍾曰
蒙君厚恩无報也請視君葬地遂將之上山謂曰欲得

世世封侯數世天子鍾曰諾遂指一處可葬之三八日
我等是司命君下山百步勿返顧鍾行三十步回首見
三八化作白鶴飛去鍾於指地葬父母冢上常有紫氣
屬天漫延於地父老曰孫氏興矣鍾生堅字文臺仕靈
帝爲破虜將軍長沙太守堅生權字仲謀漢末據江東
建立爲吳天子都揚州號建業後都武昌權生亮亮生
林林生皓皓爲晉所伐皓降晉武帝封爲歸命侯果四
世天子爲王孫權號太皇亮被廢休爲景皇帝皓爲後
主皇帝相繼六十八年事　字雍伯洛陽八少時賣
出宋臨川王幽明錄中　楊公　館爲業父母亡葬於終
山山高八十里伯於坡頭致義漿終三年忽有人就伯
飲飲訖出懷中石子與之謂伯曰種此石當得玉君必
富又得好婦語訖而去伯如其言經二年伯往所種地
看地中有玉子生致平徐氏有好女未嫁伯試求之徐
氏笑曰但得玉一雙與子爲婚伯於是於田中得
美玉一雙與徐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出漢書毛寶
陳留平江人也晉咸康中寶行江邊見人鈎得一白龜
寶贖而放之於江中後十年寶守鎮邦城與石虎交戰
寶敗走投水腳如蹋著石漸漸至岸寶回
顧之乃是昔日放之白龜來報賣之恩也

贊曰　受恩思報　本自仁賢　窮達反復

報怨篇第四十三

嗜酒篇第四十四

蕭琛

南史蕭琛字彥瑜蘭陵人思話之從孫常自言少壯時好音律喜讀書嗜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讀書不衰常忽自解籠事畢餘餞陶然復飲

陳暄

南史陳暄回山人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沈湎讙譊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略曰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求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陳丘也幸荀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曰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也

鄭虔

唐鄭虔高才曠達性嗜酒而貧不能常致故杜子美贈之詩云醉別騎馬歸頗遭官長罵又云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張翰

世說張翰字季鷹常云使我有身後

名不如卽時一盃酒

王孝伯 世說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常得无事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

李適之 唐李適之好賓客爲參知政事爲李林甫陰中罷去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趙襄子 晉趙襄子飲酒七日七夜不醉自矜以爲好優眞對曰昔殷紂飲酒七日七夜不醉君勉之則及矣趙襄子覺而自歎曰幾亡乎

畢茂世 名卓嘗謂人曰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也晉人

李太白 唐李白嗜酒玄宗召白使撰白蓮花開序幷宮詞十首時白大醉中使以冷水泝之稍醒一揮而就

楊雄 字子雲蜀人爲好酒酒不離口

子反 楚莊王伐宋子反爲將時有穀陽豎進酒子反飮之醉明日又戰莊王召子反謀怪其醉遂殺之君子曰非惡子反所謂小惠是大惠之賊見左傳

陶潛 字淵明性好山水常以酒適情人有往之者輒取頭上巾漉酒易酒而飮以素琴葛藤爲絃乃撫弄人問之答曰但取琴中意何須絃上聲後爲彭澤令公田多令種黍九月九日采菊於東籬之下而醺酒太守王弘九日著白衣攜酒而訪爲

鄭玄 字康成北海人拜爲大司農不就乃歸鄉里司隸校尉袁紹祖於洛陽城東醺酒三百斛玄飮之不醉時更溫雅也

馬融 字季長扶風茂陵人秀眉明目

飲酒一石教書生講論無有失錯官至南郡太守後漢懷帝時人出桓譚新論

劉表

荊州刺史諸子好酒官爵有三品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在座客有辭者輒以針刺其面驗之後漢人

陳遵

字孟公京兆人王莽時爲河東太守會賓客飲宴將酣恐客逃席輒令人將客車轄投井中欲去而不得前行也

管輅

字公明平原人年十四飲二斗而不醉琅邪太守單子春請之召輅相見欲論經史輅詞子春曰府君召儒生輅年幼末剛恐失聞神請先飲三斗然後論說于春悅使人酌三斗與輅輅飲盡於是唱大雅之端妙引經籍發言對答如流時人號爲神童魏時人出魏志

鄭泉

宇文淵陳留人每歎之曰顧得三百斛船酒滿中以甘餚置兩頭加以金厄便爲足矣臨死之日謂妻曰殯我於陶家之側百年後化而成土見水爲酒誠獲心矣吳主孫權之時爲大中大夫出吳書

阮籍

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飲酒至八斗每鹿車載酒身居上使人推之頓止之處郎輒飲大醉官至東平太守魏末人也

劉伶

宇伯倫沛國人也飲酒一石至醉醒復飲妻責之伶謂妻曰卿可致酒五斗并脯蓋之類吾當兇而斷之妻信之遂設酒肉致於夫前伶兇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傾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於是復飲頹然而醉語林

山簡

字季倫河內人晉司

徒濤之子爲荆州牧時每出酣醉時人爲之歌曰山公往何處來詣高陽池日久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謝葛彊何如并州兒

阮宣　字宣子陳留人常杖頭挂百錢至酒肆獨酣醉而歸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之晉人出世說

畢卓　字茂世東平人晉爲吏部郎中常飲酒廢職比舍釀酒熟卓因醉夜至瓮閒盜飲爲掌酒者所縛明日示之乃畢吏部也

贊曰

禹惡旨酒　著于聖經　麴糵有毒
沈酣是懲　耽夫湎淫　害于康寧
忘親阮籍　輕死劉伶　陶侃限約
屈原獨醒　存忠思孝　千古儀刑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七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八

平陽王朋壽編

別味篇第四十五

神農 淮南子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皮時多疾病於是神農乃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所宜燥溼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遇七十毒

荀勖 晉荀勖字公曹頴川人常在武帝坐進飲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末之信帝遣人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皆服其知

師曠 晉平公時人爲大夫公食以問曠曠曰此勞薪爲爨公問宰人宰人曰用故車腳爲薪耳

易牙 齊桓公大夫也淄澠二水爲食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如驗也

符朗 字元達堅之從子也爲青州刺史食鵝知其毛色後晉伐青州朗降於晉朗既至楊都時會稽王司馬道具設江左珍羞與朗坐客高會因問朗曰闕中美味孰若此朗曰但怪此味生鹹耳乃問宰夫果用生鹽作食也

贊曰　草木臭味　紛然萬殊　錯雜閒處

孰能分區　神農至聖　生民是虞
辨其良苦　較彼錙銖　以利於病
捐痾保軀　易牙符頭　或期繼諸

豪富篇第四十六

郭況 王子年拾遺郭況光武皇后之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爲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多也臺榭懸朗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視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富无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瓊廚金穴況小心畏愼雖居富勢閑門優游不干世事爲一時之智者也

范蠡 越范蠡爲相日致千金家童閑算術者萬人以四海難得之貨充盈於越都以爲器銅鐵積如山臯或藏之井謂之寶井富盛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王元寶 唐王元寶極富而不學嘗大會賓客或謂曰昨日必多佳客元寶曰但貴錦纏頭耳玄宗一日問元寶曰聞卿多絹比朕南山之木孰多元寶曰若每樹挂一縑則陛下之木有盡臣絹无窮

甘寧 吳志甘寧字興霸性奢侈以錦綵維

舟去則棄之孫權曰曹公有張遼孤有輿霸足以相敵

周擥嘖

干寶搜神記曰周擥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因臥夢天帝過而憐之敕外有所給與司錄案籍曰此八相貧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千萬然今車子未生請與之天公曰善自是遂富冢干萬

歐明

錄異記盧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珍寶投湖中云以爲讎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與遙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日无怖青洪君感君前有禮故要君必有厚遣然勿取但求如願耳明既見青洪君君閒所須明曰欲求如願於是呼如願使同明去如願者青洪君侍婢也明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梁冀

字伯車安定人後漢桓帝時爲大將軍冀女爲皇太后所寵冀侍勢貪財舉錢萬億及誅冀歛貧貨入府庫遂揻半年租稅潤及天下百姓者也

石崇

宇季倫晉河內人也晉惠帝時爲侍中苞之子也臨終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曰此兒富貴他日自能得後爲荊州刺史略遠使商賈富不貲有別館在洛陽金谷一名梓澤後得尉與潘岳謟事賈謐廣成君每出崇車路崇望塵而拜財產盈積室宇宏麗後房數百侍女皆曳紈繡與晉惠帝舅王愷及羊琇以奢靡相尚愷以精沃釜崇以蠟代薪愷以紫絲步障布四十里崇以錦步障

布五十里愷以赤石脂塗屋崇以椒塗之帝助愷珊瑚
樹高二尺愷示崇崇以鐵鞭擊碎愷怒崇命取珊瑚樹
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眾矣惠帝知富无以誇
有外國進火浣布天下更无帝乃爲私服幸崇家崇有
家人之輩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祗承帝乃慙之崇廁
屋內置侍婢十人衣以納素並以香囊錦袋盛香崇大
會賓客有侍中劉寔見廁內燦爛快出謂崇日誤入公
室矣崇曰廁也寔更往見侍婢所逼不成如故崇爲客
作小豆粥咄嗟立辦冬月得韭齏愷出遊爭入洛陽崇
牛如飛愷絕不及愷貨崇帳下間所以云預作熟豆客
來作白粥投之韭根雜麥苗耳牛奔如飛由駁者逐之
愷從此遂爭長爲及貴謐誅免崇官時趙王倫與崇甥
歐陽建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且豔又善吹笛孫秀
使人求之崇處金谷別館方登樂臺使者告崇崇乃悉
出侍女任意所擇使者曰命取綠珠於是崇怒曰綠珠
是我之所愛不可得也孫秀怒勸倫誅崇崇正宴樓上
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爲爾得罪矣綠珠曰當效死
于君前遂自投樓下而死及車載崇于東市數曰奴輩
利吾家財使者曰知財爲害何不早散遂被害崇家稻
禾在地化爲縲人以爲族滅之應水磓三十餘所舊頭
奴八百人珍寶田地宅莫究其數崇乃與播岳同日斬
于市岳謂崇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崇曰殺士滿溝

壑餘塵來及八出晉書

羊琇

字雅舒太山人晉時爲散騎侍郎家大富冬月作酒令人抱瓮須臾易人時洛陽炭貴琇作獸炭燃之崇因見而效之

尹吉甫

周之上卿也家大富食口數百八曾遺飢餓鼎鑊作粥鳴聞聲數里既食訖失三十人乃覺之見在鑊中齕取燋粥事出周書

卓王孫

蜀郡人富累千金前漢武帝令王吉與司馬相如交相如每稱疾不見王孫日聞今有重客遂設酒請往請相如并王吉吉先至未敢嘗須臾相如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喪夫在舍王孫座多豪客請進琴於相如相如撫琴音調文君文君於是聽之其夜遂奔相如賚以車馬奴婢事出漢書司馬相如傳

郭珍

爲滎陽令家賚巨萬夏日與客飲侍婢數百人裸其形使之進酒此卽股紂糟北之戲也後漢人事出論衡

何曾

字潁孝陳郡人晉時爲司隸校尉日食萬錢猶言无下筋處蒸餅不坼十字不食有二子遵邵卒太僕卿有四子嵩綏機義邵爲侍中庶子一日之供以錢一萬爲限綏官至侍中

寡婦清

漢書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以擅其利遂巨富能以身衞財

王戎

晉記王戎殖財賄家僮數百計算金玉恆如不足世以此議之

贊曰　富贍於財　常人所欲　得之以道

斯爲厚福　賢者處之　施惠是勖
愚夫靳之　適招禍辱　盈溢筐箱
貯儲金玉　兼濟以仁　庶無傾覆

貧窶篇第四十七

羅友 世說羅友貧乞祿於桓溫曰昨中路見一鬼揶揄曰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溫笑而憐之以友爲襄陽太守

劉伯龍 南史劉伯龍貧窶嘗召子弟欲營什百之利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乃爲鬼所笑遂止

榮啟期 孔子見宋人榮啟期年老體无完衣而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何樂對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得爲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吾二樂也命有天殤吾既老矣是吾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處常待終又何憂焉孔子曰先生能自寬者也

張儀 史記張儀說於諸侯走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咸意儀曰貧無行必盜相君璧者乃笞掠數百不服乃釋之儀歸其婦嘻曰不說諸侯安得此辱儀曰汝視吾舌在否妻笑曰在耳儀曰足矣

原憲 孔子弟于

傳原憲在草擇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捉敝衣冠貌有餞色出見子貢子貢日先生病邪憲日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大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

周犨 周時人極貧夫婦二人常在田野夜鋤天帝憐之謂司命日可賜其富司命日此人業運如此不可富也今來張車于錢數萬其人未生甚閒且借之可乎天帝日善司命之敕所因借其錢犨於是日漸家富得十餘年忽有一婦人寄宿於車坊因產一子犨見之問其夫主姓婦人答日夫姓張此子車坊中生與名車子犨意甚惡之因此之後家道日衰還復如故

阮咸 字仲容陳留人時俗七月七日曬衣裳咸宗族於庭羅列衣物威貧无物乃脫犢鼻布裩以竹竿頭挂之人問其故答日未能免俗

范丹 字史雲陳留人與同郡尹包爲友俱貧每出傳一單衣包年長先走迴郎脫與丹也

司馬相如 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既爲卓王孫女文君所奔遂爲夫妻相如家貧遂與臨卬拮洒常灑埽身著犢鼻視於市中使文君當壚而坐卓氏之族謂王孫日相如雖貧當有大才必不爲長賤者而王孫遂減半財與相如仕漢官至中郎將出前漢書

王良 字仲于東海蘭陵人後漢時爲司徒司徒使飽石以事往東海良因遣通書送良家良居三公之位

而家甚貧及司徒使至東海往詣良家見良妻身著布褐從田叟柴而歸使不識之謂曰我司徒使故來通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使大驚出漢書

孫晨 字元公京兆人也後漢時為郡功曹冬日無被唯有藁草一束夜臥其中曉即衣之後漢時人出三輔抉錄

裴潛 字文行河東闈喜人也魏文帝時為倘書潸貧妻不免飢寒織荊芘籬自給出魏書

顏子 孔子弟子傳一簞食云云

贊曰　士有志節　安於清貧　不爲苟得

仁義是親　鹿裘帶索　釜魚甑塵

桑樞甕牖　灌園負薪　守死善道

不妄求伸　飲水啜菽　以樂天眞

貧達篇第四十八

子路 家語仲由字子路魯人孔子弟子孔子稱之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嘗自負米以養親食藜藿以充腸後游楚國遂爲楚上卿食祿萬鍾矣

司馬相如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家徒四壁立

能文章楊得意直宿夜誦相如所為子虛賦武帝聞之曰朕恨不與此人同時得意奏曰臣故人司馬相如之所作也帝即令召之既見帝以為卿銜命使蜀至蜀部使者太守郊迎縣令尉負弩前驅時人榮之

太公

姓姜字子牙東海人年十八娶馬氏為妻太公但讀書不事產業甚貧妻馬氏見其如此求去太公避之隱市賣漿值天大涼改販麪又值大風起遂屠牛又值天大熟凡往不遇遂改向渭水釣魚年八十值周文王出獵文王問曰君既年老有妻子而獨在此釣魚公曰不憂年老無子唯憂天下無主文王曰紂為天子何言無主太公曰人主養民紂為淫虐何主之有文王知其賢與戴而歸以師事之文王崩武王伐紂定天下封太公為齊侯太公適齊於路見婦人囑泣公怪而問之婦人曰妾聞前夫封侯故追悔而泣太公問曰前夫是誰婦人曰姓姜字子牙公曰我是也婦人喜再拜欲求再合公曰可取一盃水傾於地令婦人收水唯得少況公乃作詩以語之曰兩目知人意雙眉又解愁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令有馬母家

韓信

淮陰人也少時至貧曾於市中盜賣食有冀被其主捉得苦辱之令信從跨下往過而後歸項羽不能用亡歸於漢因蕭何用之為大將軍漢定天下封信為楚王信取賣食者刖其兩足初信乞食漂母母與之食信既為楚

王漂母報以百金

樊噲

沛人也家貧以屠爲業從事漢高祖高祖與項羽鴻門之會時賴噲身得免于難高祖郎位封噲爲武陽侯出前漢

公孫弘

淄川群人家貧爲人牧冢年四十始學春秋武帝時詔天下舉賢頁文學之士淄川一郡解上弘弘到長安對策第一武帝善之拜爲中郎遷御史大夫經月餘遷丞相出前漢書

王章

字文卿太山人也家貧寄止人舍盜主人牛衣臥主人答之章後就學京師見大將軍王鳳鳳遂薦之官至司隸校尉遷京兆尹坐贓下獄妻謂章曰君不憶牛衣中時邪令得富貴奈何以物累身哉章不應獄官每夜打鼓點囚唱女年十二謂日我父已死母曰何以知之女曰尋常章囚有九令夜唱囚止八是以知其死明日視章果死見前漢

甯戚

衞人也欲仕齊家貧無以自貧乃賃爲人挽車至齊國於車下飯牛望見桓公乃叩牛角而謂桓公見之撫掌曰異哉此人乃非常人也命管仲迎之遂舉大臣之位授之爲卿後遷丞相列士傳

陶侃

宇士衛丹陽人也鄱陽孝廉范逵宿侃舍侃家貧母爲截髮爲髮待之無薪伐屋柱炊飯斬薦以供馬逵感之乃爲侃立聲譽於是顯名侃仕至大闕晉時人出語林

石勒

字季龍本上黨武鄉胡人也晉惠帝元康年中山東大飢勒家貧之不能自濟遂與汲桑謨計令汲桑與勒作奴主賣與

平原師懽家兩相存命令勒田中耕隴上常聞鼓角鞞鐸之聲後歸勒鄉里乃共劉泉起兵逼洛陽晉帝南遷乃稱天子國號趙都襄國城城去鄴城一百八十里勒遂封汲桑爲大將軍勒死號趙武帝勒無子弟虎代立遷都於鄴城鄴中記云勒與師懽家傭耕或云上黨郭季子家奴未知孰是

王猛 晉書王猛字景略洛陽人家貧織蠶以給衣食後入嵩山師隱居有道之士數年出山一見符堅大奇之堅建號以猛爲相聲譽甚矣

贊曰 貧而有志　其久必通　務修天爵
人爵斯從　飯牛甯戚　潛漁太公
或以道舉　或以才庸　觀其大器
豈能終窮　養斯氣識　毋辭屢空

攻書篇第四十九

智永 李尚書故實云智永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禿筆頭十八甕人來覓字者如市所居戶限爲

之穿穴乃以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

張旭

唐書張旭吳郡人官至右率府長史特善草書自言吾見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其意又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神飲輒草書揮筆大則以頭擢墨水中天下呼爲張顚其書爲草聖

薛稷

唐書薛稷以詞章知名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自後罕能纔者稷外祖魏徵當國圖籍多有虞褚舊迹銳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采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文學稷於是時見招引除太子少保睿宗嘗召稷入宮中參決庶政恩遇莫比後竇懷貞伏誅稷以知其謀死獄中

王右軍

晉王羲之善書爲古今之冠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游雲矯若飛龍

杜度

字伯慶京兆人善草書故千字文云杜藁鍾隸卽令草書也

程邈

字元令下邳人秦始皇時犯罪繫獄改古篆爲令書上始皇始皇善之而赦其罪故曰隸書也

張芝

字伯英安平人善草書臨池學書池水乃黑寸紙不遺世謂草聖也

蔡邕

字伯喈陳留人善楷書後漢靈帝時太學中立石五經卽邕之書今洛陽其石經之文見存焉

韋誕

字仲將學書日家之素帛必先書而後練數十年閉遂大能書晉帝造淩雲閣令誕書之而人誤先釘其牌於上誕乃乘飛梯題之及畢鬚鬢皓然遂戒其子孫不令學書至

能也

師宜官

平原人善書大字或方一丈小字一寸嘗詣酒家貰酒無以錢還乃書其壁作數字看者盈門不能得見乃云輸十文方與之看計還酒錢已足遂拭去之後漢獻帝時人也

倉頡

黃帝時人觀鳥跡以造文字鬼遂夜哭黃帝時白日龍見帝亦乘龍遊行及倉頡造書龍皆潛藏或白日上天而去以有文字恐人書畫之而鬼哭龍藏也倉頡所造書部古文篆是也

史籀

周宣王史官也改古文爲大篆今篆書是也

崔寔

字子直涿郡安平人也善草書後漢桓帝時遷爲遼東太守一云草書起秦始皇時天下峻法不暇篆隸因爲草書

梁鵠

字元鴻安定人也能書漢靈帝時官至吏部尚書

鍾繇

字元常潁川上武人也善篆楷書亦采蔡邕之法以爲八分陳太尉碑蔡邕爲文元嘗書之此碑文字最工妙魏武帝時爲太尉

胡昭

字孔明潁川人與繇同郡能書故云鍾胡之法

王羲之

字逸少瑯邪臨沂人善篆書子獻之字子敬尤能骨法與父書不同官至右軍將軍晉中興時人

羊忻

太山人也能書爲侍御史晉末之際書勢遠布

諸葛長民

琅邪人也善八分眞書官至豫州刺史

李斯

上蔡人秦皇時爲丞相改史籀大篆爲小篆始皇時上會稽山乃敕李斯勸石紀功若曰盡得天下乃李斯之書今猶存焉

羊

欣晉書羊欣幼而聰悟年十二王獻之過其家欣方晝眠獻之取䌷書欣所著白練裙數幅欣後覺而見之自是書法愈進矣

贊曰　上古之際　書畫渾龐　篆隸鍾鼎
鳥跡雲章　逸爲眞草　龍騰鳳翔
名家擅世　星仰鍾王　書林楷式
翰苑維綱　標表不朽　金石傳芳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八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九

平陽王朋壽編

善射篇第五十

裴晃

唐書裴晃善射一日射虎三十六頭見一老人曰此彪也前有眞虎將軍遇之殆矣晃怒之馳馬赴之有一小虎伏地見晃哮吼晃馬辟易弓矢墮地

昝君謨

朝野僉載昝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手而中有王蠹智者學其法曲盡其妙欲射若謨殺之時君謨無弓矢執短刀擊折之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以齧其鏃謂靈智日學射三年但未教汝醫法耳

庾公之斯

孟子離婁章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日宜若無罪焉日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翟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

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注云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瘧疾也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所言孟子是以明羿之罪使得如孺子得尹公之他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

曹彰

拾遺云魏任城王彰武帝子少而剛毅時樂浪獻虎以鐵爲檻彰曳其尾虎弭耳無聲南越獻象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能擊劍百步中髯髮又善於左右射發無不中

甘蠅飛衛

衛學射於蠅妙盡其術乃欲殺蠅因相逢於道引矢相射而矢盡乃扶蕀相刺既不相勝乃誓爲父子一云蠅教衛射諸法盡唯齧鏃法不教衛密將箭射蠅蠅乃齧得箭鏃反射衛衛遶樹而走其箭亦遶樹而射也

鴻超

列子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墮地而塵不揚盡矢之勢也

養叔

字由基楚人去楊樹百步射楊葉百發百中楚共王獵見猿遶樹避箭莫能中王命由基基撫弓弦猿乃抱樹而嘯恭王謂由基之射神射也

婁煩

漢初人善射高祖令射項羽弓發箭欲到項羽怒目叱箭箭乃墮地煩倒地失弓良久乃蘇

李廣

隴西成紀人其手猿臂漢時爲

雲中太守以待匈奴匈奴憚之號爲飛將嘗夜行見石言其是虎乃引弓射之沒羽往視之乃石更射即不入也

羿 堯時人堯遣洪水後有九日並出命羿射之而落其八出淮南子

王濟 字武子太原人又魏舒字陽元濟陰人二人善射名重當時並仕晉出語林

鄧艾 喜放弩見猿在樹上弄兒艾乃放弩射中猿毋其兒爲毋拔箭將樹葉塞箭痛艾悔傷之遂捨其弩終身更不放弩矣

呂布 後漢呂布字奉先時劉備爲袁術所敗以兵追之備走投布須臾術至布命俱會於布軍中布曰布平昔不喜合闘惟喜解闘乃使人植戟於轅門謂術與備曰布請爲二公射戟小支一發中者當解去發而不中留戰以決雌雄一發中戟小支解者曰將軍天威也遂和

贊曰　射以觀德　和志和容　引而欲發

率先正躬　羿惟中的　進技之工

薄乎云爾　傳之逢蒙　道以賈禍

伊誰云從　子濯取友　師道斯崇

音樂歌舞篇第五十一

朱虛侯

前漢朱虛侯章請爲呂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章於是起舞遂歌曰噫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師古注曰以斥諸呂

秦昭王

史記秦昭王命趙王會於澠池趙王難秦強不欲行藺相如廉頗諫曰若不行觀趙之怯弱也趙王乃行相如等從至澠池交會酒酣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善琴請鼓之趙王爲之鼓琴秦王命史書之相如進曰寡君聞王善缶請鼓之秦王不肯相如乃按劍而前謂秦王曰五步之內制在一夫王豈恃眾乎抽劍怒目欲刺秦王不悅乃擊缶旣終藺相如亦命趙史書之終會而還強秦不敢加兵於趙以相如故也

趙王

趙國史王正鼓琴遺使之楚誠之曰至楚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琴何其美也王曰琴方調矣使者曰琴美如此可書記其柱王曰宮商移徙不可常定使者曰明君使臣不制其辭逢吉則賀逢凶則弔如王之琴柱不可常定矣

師經

魏文侯與舉臣譙會師經鼓琴文侯樂酒酣起舞師經以撞文侯文侯怒令殺之師經曰臣請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言乎師經曰堯舜之君唯恐民無言而從之桀紂之君

唯恐民有言而違之臣所以撞桀紂之君不撞鍾儀晉
堯舜之君文侯漸而謝之乃懸琴於門以自戒史
晉伐楚獲鍾儀執之獻於晉君君解儀問族儀日伶人
也君日知樂平儀月是臣先祖之職豈知其二授之琴
儀操南音為楚曲晉君問楚王為人如何對日為太子
時師保奉之朝詣嬰齊夕詣子反不知其他晉君以鍾
儀之言告文子文子曰楚因君子也言樂則稱先祖之
職不忘本也作樂則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其君信師保尊
君也不忘本仁也不忘舊信也尊君忠也仁以達之信
以孚之忠義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可赦令還使合晉楚
之好晉君從之放儀使之還楚楚　　唐鄭愚律陽門
使公子振報鍾儀信遂結好　玉奴詩云三郎玉笛
弄煙月怒如別鶴呼其雖玉奴琵琶龍香撥倚歌促酒
聲嬌悲往云上皇善吹笛常以一紫玉管貴妃善彈琵
琶每以龍
香板云云

贊闕

壯勇篇第五十二

篇首闕

梁鴻 字伯鸞扶風人妻孟光字德耀 有大力能舉石臼漢時人也

許褚 潁川許人事 魏武曹操有

力如虎時八號曰癡虎後爲將軍與賊相見未交戰之閒賊出來與褚易牛褚以手捉牛倒拽與賊賊見皆關則魏王曾與超各並馬交語魏武唯將一人自副馬超自恃其力欲突捉武帝褚怒目覩之超不敢勤出魏志

張飛 字益德涿郡人事蜀先主劉備先主與魏武戰敗令飛數十騎隨後飛乃據漢水大呼曰吾是張益德敢來決敵也魏軍不敢進前魏朝臣程昱曰張飛關羽萬人之敵也人畏之出魏志

張遼 爲魏將成振江東江東兒嗁父母恐之曰張遼來也兒乃嗁止魏初人出魏書

贊曰 壯勇天性 扶危敵兇 拔山扛鼎

暴虎屠龍 在德爲下 於道非中

用之以禮 濟之以忠 庶幾其可

舍斯曷從 負此技者 圖維厥終

美婦八篇第五十三

李勢女 蜀記晉桓司馬娶李勢女爲妾桓尚南郡公主公主知之持刀率數十婢往李所欲斫亡之見

李氏在窗前梳頭髮垂至地姿貌絕麗乃徐下階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惋主乃擲刀於地向前抱曰我見尚憐汝何況老奴遂善遇之矣

宋玉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處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赤著粉則太白登牆而窺臣者三年臣未之許也

孔嘉

左傳孔父嘉之妻美宋華父督見之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趙飛鷰

本平陽公主侍女帝美之遂立爲后體輕能舞纖轉有色成帝甚美之

東郭

齊大夫棠公之妻也公死崔杼弔之見其貌乃求爲妻後與莊公通焉杼乃殺莊公齊國大亂

王昭君

南郡人漢元帝時選入後宮後爲何奴和親也漢書

末喜

夏王桀之后也爲人美貌夏王耽之荒淫無度坐喜於膝喜好聞裂帛之聲桀順之縱戲無息殷湯爲侍臣數忠諫之出桀爲之妖言因殷湯於後臺關龍逢直諫桀殺之出太史公本紀

妲己

蘇國侯之女也殿紂以蘇不來進女欲伐蘇侯侯大懼以進妲己紂耽之不惟政事見好不權見惡卽悅紂爲大銅柱燒令赤使人抱之墮地又作銅斗重一百一十斤火燒令赤令人抱之卽爛其手妲己乃大笑剖剔孕婦焚炙忠良爲惡非一爲周武王所滅出史記

褒姒

褒國龍胎女也褒人見其

美色遂獻周幽王王耽之廢申后立褒為后幽王為之舉烽火打大鼓諸侯聞之謂胡賊至皆赴殿前幽王曰無賊朕使褒姒笑耳如是非一逮及犬戎來伐幽王舉烽火打鼓諸侯謂之無賊不來救幽王獨戰敗於獻水之上身死驪山之下并殺褒姒申后立幽王之子宜臼為平王出帝王世紀

西施
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上於吳王王甚愛寵之吳越春秋

夏姬
夏徵舒之毋陳大夫世叔之妻三為王后一為夫人納之者無不迷惑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共通於夏姬廢失朝政徵舒遂弑靈公又申公盜將夏姬亡奔於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周時人出史記

黃公
二女皆美色公每日稱其女醜醜名遠矣過時無人娶之周人出尹文子

陰后
南陽宛人也諱麗華皇后兄識為金吾光武每見執金吾出車騎甚盛帝歎曰仕宦當得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后美也事出漢書後傳

李夫人
隴西成紀人有兒漢武帝寵之夫人病武帝臨之夫人以被蒙面不承帝顏帝以手揭被夫人轉面向壁帝出後夫人姊謂夫人曰帝自臨之情不能已今患將困奈何不言嚮其兄弟而蒙面不承帝顏夫人曰帝顧我者以我昔時容兒今抱病形容憔悴若見我面當有棄我之心心若有異兄弟豈得榮乎姊伏其言夫人死後帝常思其顏兒時有方士任公能致其神靈

如平生帝見夫人於帳中遥而覩之不得相近出前漢

梁冀妻 有美能爲愁眉嗁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漢桓時人出後漢梁冀傳

馬貴人 漢桓帝甚愛之死後三十年羣盜發家如生見其容見競姦之至於相殺多死者

張麗華 陳後主之美人也後主極寵之冠絕六宮常妝罷登結綺閣人望之若神仙中人也

贊曰　婦人之絕　節行居先　顏色之美

姿態之姸　兼之懿範　茲焉乃全

妖至敗國　豔至妒賢　恃愛怙寵

蠱惑恣專　禍家滅身　斯當鑒焉

美丈夫篇第五十四

嵇康 晉書嵇康字叔夜山濤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隗然若玉山之將頹

陳平 漢陳平家貧好學善黃老術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莫敢娶者平欲娶之負偉平隨至其家乃

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多長者車轍負遂妻之負子仲不許負曰豈有美如陳平者而長貧賤乎後爲丞相

王濛 濛字仲祖美姿見常戴破帽入市市上嫗爭以新帽遺之

王衍 晉王戎曰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玉樹自是風塵外物衍常執玉柄麈尾與手一色而無分

何晏 字平叔見甚潔白美姿容魏明帝見之謂其著粉因命晏賜之湯餅晏食湯餅汗出流面以巾拭之轉見皎然帝方信魏人出語林

潘岳 字安仁榮陽人與譙郡夏侯湛爲友二人並有美容相隨洛下時人號曰連璧友人魏末晉初人世說

韓壽 潁川人晉武帝時爲掾有姿容太尉賈充有女在室見壽美容心悅之遂與壽通充有異香女竊香與壽壽得因帶之充怪壽香疑壽與其女通遂問於婢婢以實告之充因以女妻之晉時人出世說

衛玠 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甚有姿見觀者塞路玠有宿疾因發而死時人謂之看殺晉時人

贊曰　五事之先　貴斯容質　玉樹瑤林
貫珠連璧　濯濯同芳　巖巖獨立
望之可敬　卽之無斁　眉目東方

肌膚姑射　人之表儀　美書載籍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説卷第九